

沈从文全集

沈从文全集

第3卷 ● 小说

..... 阿 丽 思 中 国 游 记 全 集 QUANJI

阿 丽 思 中 国 游 记

阿 丽 思 中 国 游 记 (第 二 卷)

雨后及其他

山鬼

长夏

不死日记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17 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463-0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77 号

责任编辑:谢中一

陈 洋

美术编辑: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 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44 字数:54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套

*

ISBN 7-5378-2463-0

I·2352 定价:560.00 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问：汪曾祺 王 予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刘一友 向成国
张永中



抗战前摄于北平



沈从文、张兆和、萧离 1982 年和吉首的舞蹈学员们合影

今天預聞是大除夕，此間乃
不同，這炮聲，極靜極
平常，惟只聞三四婦女在
對面房中，點瓜子，笑話
而已。白天，氣是極極了
的，清朗，空氣極好極了
，仍然象那樣，今年女人不
多，我心生敬意，我的人道
因為了氣，感永也仇敵的，明
天將到上海去看別人過年，
這里過年是有些不同的，就
是那些三姨太，五姨太，一月的
茶房，得了點，為，輸了，
白天又來伏在桌旁打盹，而去
這這些人的心中起伏些什
么波浪，看他們做事，毫無
精神，就覺得很驚事。

作者手迹——1929年1月26日致王际真



《雨后及其他》初版封面

目 录

沈从文全集

S H E N C O N G W E N O U A N J I

□ 阿丽思中国游记

1

后序	3
第一章 她同那兔子绅士是怎样的通信	8
第二章 关于约翰·雉喜先生	15
第三章 那一本《中国旅行指南》	28
第四章 出发的情形	38
第五章 第一天的事	45
第六章 他们怎么样一次花了三十一块小费	58
第七章 八哥博士的欢迎会	76
第八章 他们去拜访那一只灰鹤	110
第九章 灰鹤的家	129
第十章 “我一个人先转来”他同姑妈说的	140

□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 143

第二卷的序	145
第一章 那只鸭子姆姆见到她大发其脾气	148
第二章 她与她	159
第三章 她自己把话谈厌了才安然睡在抽屉 匣子里	170
第四章 生着气的她却听了许多使心里舒畅 的话	186
第五章 谈预备	197
第六章 先安置这一个	207
第七章 又通一次信	218
第八章 水车的谈话	231
第九章 世界上顶多儿女的干妈	248
第十章 看卖奴隶时有了感想所以预备回去	260

□ 雨后及其他 271

雨后	273
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	279
有学问的人	293
诱——拒	302
某夫妇	321

□ 山鬼 327

山鬼	329
----------	-----

☐ 长夏	359
长夏	361
☐ 不死日记	397
献辞	399
不死日记	400
中年	423
善钟里的生活	439

阿丽思中国游记

《阿丽思中国游记》为长篇小说第一卷，原书无卷次标志。最初发表于1928年3月10日~6月10日《新月》第1卷1~4号。署名沈从文。1928年7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初版。

原目：《序》、《第一章 她同那兔子绅士是怎样的通信》、《第二章 关于约翰·惟喜先生》、《第三章 那一本中国旅行指南》、《第四章 出发的情形》、《第五章 第一天的事》、《第六章 他们怎么样一次花了三十一块小费》、《第七章 八哥博士的欢迎会》、《第八章 他们去拜访那一只灰鹤》、《第九章 灰鹤的家》、《第十章 “我一个人先转来”他同姑妈说的》。

原目中《序》书中为《后序》。

后 序

我先是很随便的把这题目捉来。因为我想写一点类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东西给我的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妈面前去学学。是这样的无目的的写下来，所写的是我所引为半梦幻似的有趣味的事，只要足以给这良善的老人家在她烦恼中暂时把忧愁忘掉，我的工作算是一种得意的工作了。谁知写到第四章，回头来看看，我已把这一只兔子变成一种中国式的人物了，同时我把阿丽思也写错了，对于前一种书一点不相关连，竟似乎是有意要借这一部名著来标榜我文章，而结果又离得如此很远很远，俨然如近来许多人把不拘什么文章放到一种时行的口号下大喊，根本又是老思想一样的。这只能认为我的失败。

我把到中国来的约翰·雉喜先生写成一种并不能逗小孩子笑的人物，而阿丽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笔下也失去了不少，这个坏处给我发见时，我几乎不敢再写下去。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我是当真想过另外起

头的了。但不写不成。已经把这头子作好，就另外走一条路，我也不敢自信会比这个为好。所有心上的非发泄不可的一些东西，又像没有法子使他融化到圆软一点。又想就是这样办，也许那个兔子同那个牧师女儿到中国来的所见到的就实在只有这些东西，所以仍然就写下来了。写得与前书无关，我只好在此申明一句，这书名算是借重，大致这比之于要一个名人题签，稍为性质不同吧。

在本书中，思想方面既已无办法，要救济这个失败，若能在文字的美丽上风趣上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读物。可惜是这个又归失败。蕴藉近于天才，美丽是力；这大致是关乎所谓学力了。我没有读过什么书，不是不求它好，是求它也只有这样成绩，我自愧得很。

说到学力，我没有读过什么书，另外我有点话。我没有读书，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兴趣吧。我感谢有几个我很敬佩的年长先生，在我当完义务兵四年以后，到北京呆着下来，有用物质帮助我读书的，有用精神鼓励我向学的；在物质方面，也许把钱一用我就忘记到脑背后去了，在精神方面呢，我却是能很好的把这教训保留下来：可是我小时候生活太过于散漫，我自己看我自己，即或是头脑极其健康，我已经成为特别懒于在学问上走路的一个人了。鞭策也不成。生活的鞭策就非常有力，然而我仍就是无用。要我在一件事上生五十种联想，我办得到这个事，并不以为难。若是要我把一句书念五十遍，到稍过一时，我就忘掉了。为这个我自己也很窘。生活的痛苦，不是不切身，经过穷，挨饿求人也总有五十次，然而得了钱又花，我就从不能为明天的事打算过一次。所有的难处，又不是便能全不记到，纵然明白也不



能守着某一目的活下来——在这一件事上我却又很乐于寻找另外五十个目的。脾气是这样铸定，这怪谁？因这脾气的难改，愿意了解我而终于因接近有限，仍然误解了我对我失望的，长辈是有人，朋友也有人。我可是为这个苦得很。我想我可以自己来自白一下。所谓了解当然不是自白便可以达到的一件事，不过我仍然希望用各样言语使别人多明白我一点。

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顶平凡的人的。在一种旧观念下我还可断定我是一个坏人，这坏处是在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在新的观念下看我，我也不会是好人，因为我对一切太冷静，不能随到别人发狂。但我并不缺少一个人的特有趣味，也并不缺少那平凡人的个性美处。真明白我觉得我是无用的人，不与我往来，那不算什么。真以为我还有些可爱地方，把我看成顶亲密的弟兄，我也知道怎样去同人要好，把全心给他好。若是并不知道我的可爱处，因别一件事生出一种误解的友谊，在另一时又因另一事生出失望；——这“爱”与“憎”都很苦了我。“憎”实基于“爱”，这在我是有一种正确逻辑；我憎我自己时是非常爱我自己的。我憎我自己的错误行为，就比一切人不欢喜我的总分量还多。但是，一种错误的轻蔑，从别个人的脸嘴上，言语上，行为上，要我来领受，我领受这个像是太多了点了！使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感到凄凉的，不是穷、不是没有女人爱我、是这个误解的轻视。除了几个家里的人外，再除了几个顶接近的朋友，其余许多的名为相熟的人，就没有一个说是真能由精神的美质上觉到我是怎样一个人的。爱不是我分内所有的爱，憎也不是我分内所有的憎，我是就那么在这冤罔中过活！自然这冤罔是人类极普遍的一种事，不去追究它，则自然就胡胡涂

涂过去了。不幸是我又做不到。想懵懂过了，学懵懂过了，然而结果我见我另一种求妥协人生方面的意志，惨败于一样小小事的推究下，只作成了痛心人生是可怜的机会。我像是生来就只有为人轻视的机会的一个人，而误解的爱憎又把我困着，使我无机作一个较清静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生下地来，凡一个人应有的一分骄傲与夸张福气，到我身上却找不出！到认识明白我所活的只是给这样所谓同伴误爱误憎，我除了存心走我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了。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又不能马虎的活，又不能绝决的死，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倘若是先自认人生的糊涂是可怜，这超乎实生活的期待，也只有觉得愈见其可怜吧。

就是作文章，又有谁个能够明白我这人一丝一毫？因为是单觉到把这世界放到一个人的思想上也认为生是可恋，为维持这思想体魄的活力，把作成文章的卖到可以拿钱的地方，没有钱，文章作成也不把，我是平素又为许多人认为“文丐”之类的。到最近且得到一种警告，说像这样子也有杀头的机会，只要是什么人一得志就要免不了。以我这素不知所谓派别党系的人，且得到这种警告，也就可知中国人故意把文学与政治与情感牵混在一块的意气排揎可笑可怕！说是杀，也许是说来玩玩吧。至于误解了我，把我加上“文丐”名字，为出之于不相识的勉强说来是同道的人口中，这说话的动机又不外乎想把自己抬高为纯艺术家，这算不得一回什么事，所以我是但愿在这一辈艺术家市侩口中，永远维持到他的轻